

開場白——面對 Powerless，Power 錕的人生回顧

胡適之先生鼓勵人人寫自傳，我猜他的本意是：從一個人的小環境，我們可以看到大時代。這一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以我有限的的能力與知識，把個人的小環境和小故事與大時代結合，讓我們藉此去分析、了解大時代的本質，體驗大時代的力量，迎接大時代的挑戰。

這是一本我的自傳，一個世居首都—臺北地區的知識分子的自傳。我認為：本書的意義不在凸顯個人的特性，而在強調並探索某些問題。在本書中，我將透過簡要的自白與對時勢的剖析，回顧那些人生關鍵時刻，如何影響我和一代人的生活 and 人生觀。

讀高中的時候，我誤打誤撞填了政治系，一路從大學、研究所念到紐約大學博士班，最終踏入教職，做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成長在一個歷史上少見的大環境，更幸而有機會實際參與某些關鍵性的政治活動。

民國七十八年，我受到徵召，代表國民黨競選臺北縣長（現新北市長），投票結果：我得到六十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八票，民進黨的尤清得到六十二萬六千三百三十三票，我以四千〇八十五票之差落選；被形容為「世紀大決戰」的臺北縣長選舉落幕，那是國民黨執政四十年來，首次輸掉臺北縣，臺北縣也是當時國民黨黨主席李登輝先生的故鄉。

「李錕何許人也？沒聽過！」

「聽說李錕一輩子住在美國，今年才回來參加選舉，標準的空降部隊！」

「聽說李錕準備用兩百億臺幣競選……」

「聽說李錕……」

當時全臺北縣到處是謠言、耳語，沒有證據指出誰在散播，殺傷力的程度也很難評估。不過現在回頭來看，我的失敗不但是一項選舉結果，更可以說是某種時代潮流的轉捩點，應該有深入探討的價值。

柏拉圖有句名言：「放棄參與政治的人，必須接受讓壞人統治的懲罰。」大部分人並不會把政治科學當作個人專業，但是不管從事任何專業，人都要有政治的常識，因為終其一生，每個人都必須生活在人群之中，所有的地位、尊敬、愛戴，都是他人給你的。

偉大的科學家為什麼偉大？因為有人稱讚他、崇拜他，所以偉大。人生無法離開政治，就像亞里斯多德說：「人是政治的動物。」因為人離不開政治，離不開他人的批評和愛戴，所以我們永遠為此所苦、為此所樂。

我個人任職臺灣大學教授四十年，教授政治系的政治學科，一路走來我無怨無悔，因為沒有人干涉我，所以即使失敗，也沒有什麼好責怪的，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選擇，選臺北縣長，我輸了，感謝都來不及。

杜牧的〈阿房宮賦〉說：「嗚呼！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，非秦也。逐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……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。」歷史常常是重複演出的，人如果不能從中吸取教訓，極可能連重複歷史錯誤，後悔的機會都沒有。

自然法則指出：不經風雨摧殘的樹不會茁壯，不經痛苦打擊的人不會堅強。尤其是，不經下臺考驗的執政黨，它不會了解民意。一枝獨秀所造成的自滿招致鞠躬下臺的羞辱，而鞠躬下臺的反省，何嘗不是東山再起的契機？

美國尼克森總統在水門事件下臺，在告別白宮的演講中有段：「偉大不會從順境中產生，偉大只有在考驗、失望與哀傷中才會出現。沒有歷經谷底的痛苦，何能體會處在山頂的壯麗。永遠盡力而為，千萬不要氣餒。」聽眾動容流淚。

從小看大，鑒往知來，這就是宇宙精神（**university**），也是今天大學教育的理念目標，所以「大學」至今仍稱為 **university**。

一言以蔽之，我們國家社會與個人所面臨的狀況，不能單從狹窄的、直接的、地區性的環境因素來觀察與分析，而必須以寬廣的、間接的、國際觀的生態變數來建立分析架構，及尋找問題的因果關係與解決途徑。

臺灣身為國際社會中亞太地區的一個小島國，成就與困難都不算是空前絕後，因為在別的年代、別的地區早就發生了。我們對自己的努力與智慧引以為傲，並且堅持人定勝天的樂觀精神。但是，形勢比人強的氛圍與壓力，常使我們受辱而忍氣吞聲，例如國際組織的會籍或代表權問題、貿易談判，甚至在旅遊方面的護照問題等雞毛蒜皮的瑣事。

除非我們相當了解今天所處的大時代的本質與力量，不然，我們極可能「見樹不見林」，以致於在小環境（不論是國家或個人）中迷失自我；遇到危機則手忙腳亂、遇到順境則沾沾自喜；對自己的優點不知珍惜、對自己的缺失不知改進。

事實上，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思考，當下失敗或者成功的詮釋，並非絕對性的，而是相對的。一個小學生弄丟了果凍筆，當下可能就覺得是世界末日了，可是十年後來看，不過就是丟了一枝筆，以十年後的眼界來看，和弄丟 iPhone 比起來又算得了

什麼。再過十年，和一部車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。因為長大了、進步了，所以昨日的挫折對你而言，也不過就如此。

如果自己能站在主控點上，不只被動的隨著他人起舞，沉溺於當下事件的苦樂，而能發現自己缺失，視為進步的契機，進而鍛鍊自我意志，就能從事件中獲得力量。所以選擇要不要去做某件事的第一要件，是你想不想要，有沒有把握？如果想要，但沒有把握，也要掌握一個原則：**Be yourself**（做你自己）。如此，無論成敗，都是自己選擇，不用歸咎他人。輸了，很好。因為終於能了解做自己的重要了。

人的生命像一條拉不斷的橡皮筋，非常有韌性，在面對挫敗時，要時時時刻刻記得，千萬要抓住自己的主體性，再去面對客體，你就會發現，隨著自己 **Power** 的增長，你會對失敗產生不同的詮釋。每個人都該主導自己的命運，人生下來都是孤單的，死掉也是孤單的，但想要不孤單的活著，並不代表要被支配宰割。

要成長、想變強，本來就是累積犯錯的過程，所以人不怕做錯，怕的是停滯原地。走到了七十歲，我覺得自己現在還是一位老學生，只不過我先學了，告訴那些還沒學的。學習摸索不會是過去式，其實每個大人都是有點糊里糊塗的走到現在，只是不好意思講而已。每次「選擇」都是為了累積「結果」，持續進步，總有一天會做對。不要等到七老八十，而是及早覺悟，在我看來，命運其實很公平，吃苦才有資格獲得 **Power**，人活著就是要發揮最大的生命力，克服人生中障礙，成就愛的能量，這也是我對自己人生的期許，也希望給大家一點不同的思考。

Power 轉捩點：我輸掉的那場選戰

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夜晚，當時國民黨李登輝主席親臨中央黨部計票中心聆聽選情，全省各地頻傳不利消息，主席面色凝重。當他確知臺北縣（現新北市）已告「淪陷」，突然一怒而起，大聲斥責周圍黨工幹部：「到底是誰主張提名李錫錕？」說完後憤而摔掉手中資料離開中央黨部。

沒有毀滅敵人的鬥志，永遠只能當奴隸！

至今包括許多中央黨政首長也有同樣疑問：「到底是誰主張提名李錫錕？」身為當事人，我必須說：並不是「誰」提名李錫錕，而是一個「決策過程」提名李錫錕；在這個決策過程中，包括臺北縣黨部、中央黨部、參加初選投票的國民黨員，以及李登輝主席本人，都「直接參與」了提名。我相信，如果當年我選贏了，許多人將我為榮，認為提名新人是「黨務革新」的典範。不過由於我選輸了，於是大家都噤若寒蟬，好像李錫錕這個人從未存在，這是政治上之常情，不足為怪。

隨著我的落選，國民黨內部產生了兩類「成敗論英雄」的見解。一類見解是：當年國民黨提名李錫錕實具有前瞻性與正確性，幸好我的個人形象與能力可以力搏尤清，僅以四千票之差落敗，要是提名別人將輸得更慘。這類見解認為李錫錕不是輸在個人，而是輸在匆匆忙忙中披掛上陣，根本來不及經營推銷，再加上解嚴以後社會生態條件對國民黨不利，非戰之罪也。

第二類見解是：國民黨提名錯誤，所以臺北縣「淪陷」了。持此見解的人士認為國民黨在臺北縣不應該提名「新人」或「空降部隊」，而應提名能夠「整合派系」的地方有力人士；李錫錕固然是臺北縣人，但是和地方派系太無淵源，沒有「整合」能力，所以被提名後才引起派系反彈，導致國民黨全盤組織力量分散，終於將執政權拱手讓給民進黨。這類見解的基本前提是：黨組織與派系力量比候選人重要，只要黨組織與派系「整合成功」，國民黨就贏了！按照這個邏輯，李錫錕本人根本沒有票，所以六十二萬三千票都是「黨組織與派系」動員出來的。結論是：李錫錕沒有能力競選，是李錫錕的錯。

在國民黨的領導階層，第二類見解顯然頗具說服力。事實上，當我在民國八十二年企圖再度競選臺北縣長，國民黨已經不再把我這位「敗軍之將」列入考慮。這年，國民黨提名的是蔡勝邦先生，因為黨部認為蔡有「派系整合能力」，再加上黨組織的動員，「光復」總統故鄉應無難事。

八十二年底縣長選舉投票日前一晚，某高級黨工在蔡勝邦競選總部開完會後順道來看我，我問他「勝邦會不會當選？」他說：「總部認為百分之百當選！」我聽了半信半疑，不好意思答腔。

選舉結果，國民黨提名的蔡勝邦以十四萬票之差落敗，李前總統的故鄉「繼續」淪陷。

拿出志氣逆轉勝

提名之前，黨部因為害怕我「缺乏整合能力」而猶豫不決；在競選期間，黨部眼見我「缺乏整合能力」感到憂心忡忡，中常委邱創煥先生甚至建議改提名他人；競選之後的檢討中，黨部更是把李錫錕「缺乏整合能力」列為落選的罪魁禍首。

我還記得黨內提名通過後，輔選的團隊一開始就給予我當頭棒喝，選舉總幹事第一次和我碰面時，他就開宗明義的說：「錫錕兄，我研究你很久，我發現你一點優點都沒有。」然後開始從我的外表、衣著、髮型大肆批評。我心裡不由得髒話四起，一個沒有優點的人，你提名他做什麼。但競選團隊和我強調，選舉不是政治理論，需要經驗和技術，要我務必跟著他們的規畫走。於是在選戰中，我就像是第一次演電

影便挑大梁的演員，什麼都聽導演的，後來才知道選舉就和談戀愛一樣，很多人談一百次戀愛也一樣失敗，有些人明明也沒有經驗，談一次戀愛就順利結婚生子、白頭到老，其實原理也都一樣，只是當時不知道而已。

在黨部的操作方式，和我個人現實條件不相符的情況下，其實不算太意外的輸了那場選戰，現在想起來，無論輸贏，我都應該用自己的方式去選，就像談戀愛一樣，你選的是對方，而不是對方的家長。選票是蓋在我的頭上，不是政黨上，「人」才是最重要的。

從前我研究政治，我們探討的都是現象，但在那次選舉之後，我發現世界上並沒有所謂客觀的現象，十個人就是十個獨立的個體，每個人都是平等的，所有他人的建議和說法，你都必須站在主觀的觀點，選擇相信或是懷疑，才不會人家說什麼你就去做什麼，看別人的臉色行事。身而為人，永遠都要掌控自己的命運，任何外在的建議只是參考而已。如同物品，我給了你，你可以用，也可以不用，甚至丟進垃圾桶去，當你覺得有更好的，也可以換一個用，這次選舉給我最大的領悟是，原來人無論何時都要「做自己」。輸了，很好。因為我終於知道「做自己」的重要了。